

242.4
3121
2

九尾龟

(清)张春帆 著

下 卷



A0873860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八十七回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便苦苦的辞了出来，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只得由他。章秋谷大踏步走将出来，出了抚暑头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贡春树寓所。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到了道前街，想着抄小路走近些，便回过头来抄入南面一条巷内。

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路上十分黑暗，章秋谷心中性急，便不顾好走不好走，低着头，放开脚步飞一般的向前直冲。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章秋谷抬起头来，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那马把头一昂，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躲避不及，退让不来，这个骑马的人一时又收勒不住，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腾云驾雾的一般向前跑去，那里收得住。眼看着十分危险，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好个章秋谷，真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把身体往后一仰，伸出右手来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轻轻的一个转身，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道，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凝，那马便停住四蹄，屹然不动。秋谷睁开双眼看那马上的人时，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面上显着一付油滑样儿。秋谷伸过左手，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这个少年身体一歪，坐不住鞍鞴，扑的跌下马来。秋谷正要骂他几句，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低低的一声“好”。

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娇生滴滴的声音，好似那乳燕呢喃，春莺宛转，不由得心中一动。闪过眼光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恰好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灯闪闪烁烁的照着，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朱唇半启，香袖微开，眼波莹莹的正对着秋谷细看，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不瘦不肥的态度，云鬓宝髻，皓腕纤腰，润脸呈花，圆姿替月。比赵家之飞燕，宜喜宜嗔；方洛浦之灵妃，倾城倾国。掩着半个脸儿，立在门内，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

章秋谷不看犹可，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觉得眼光一闪，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闪闪烁烁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一时间章秋谷的眼睛里头，好像有千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登时一个心上七上八下的在腔子里头乱跳，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都不化知到那里去了。只得勉强定一定神，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马项上又不带响铃，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今天幸而遇见了我，没有受伤；要是撞着了别人，那里有这般急智？闹了人命出来，你又怎么样呢？”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一双眼睛却不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那女子见了，知道秋谷已经有意，对着章秋谷低鬟一笑，飞

了秋谷一个眼风，却故意别转头去，举起一双纤手把头上这云鬓慢慢的整理一番。这个时候，章秋谷心中的快活，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出来，只觉得心花怒开，心窝奇痒，浑身的四肢百体无一处不畅快，四万八千毛孔无一孔不熨贴。比那寒士登科，浑身暴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那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

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也觉得十分好笑，便对着章秋谷说道：“我的马上虽然没有响铃，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我们两下都有不是，也不必再去捉他。”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揪了一交，心上好生不伏，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手脚玲珑，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便也不敢去惹他。说了这几句话儿，便不问情由，腾身上马，把缰绳一拎，这马放开四蹄向前便走，口中高声说道：“得罪，得罪！我要先走了。今天这一撞倒便宜了你，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

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也不知这个骑马的人和他说的是一些什么话儿，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两下眉来眼去，卖弄风情。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儿，方才抬起头来看时，听得马蹄得得，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大段路。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只见那门内的女子也用手帕掩着樱唇，对着他嫣然巧笑。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知道大事将成，心上要想一个和他说话的法儿，却一时想不出来。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颦眉微露，媚眼横斜，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竟大踏步进门来，对着那女子笑道：“对不起，请问一声，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给那马平空的一冲，不知落到那里去了，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说着便抢步过去，深深的一拱到地。那女子也不回礼，只微微一笑转脸去，红上桃腮，春生宝靥，口中说道：“这个不妨，只顾请便就是了。”那丫环在背后插口说道：“倒客气得很。”那女子举起手来，轻轻的打了丫环一下道：“不话多说。”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便故意蹲下身去，两手在地上乱摸，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接过来，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章秋谷趁势撩起他的裙来，把一只左手在他脚上碰了一下，那女子格的一笑，口中说道：“在这个地方规矩些儿，不要这般啰唆。”秋谷也笑道：“在这个地方要规矩些儿，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那女子听了一言不发，瞪了秋谷一个白眼，回转身来往里便走。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色胆如天，竟是不分好歹，跟在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后面，却头也不回，带着丫环一直的走进去。章秋谷跟进门内，仔细看时，原来不是大门，好像人家的后门的样儿。那女子放轻了脚步走过一层院子，转一个弯便是一个扶梯。那女子走上扶梯，秋谷大着胆子也跟上去。

到了楼上，章秋谷举目看时，见是一并三间的屋子，上首一间垂着门帘。那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去，章秋谷也走进来，又是深深一躬。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着头还了个万福，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秋谷到了房内，先看屋内的样儿。只见一张楠木大床朝外摆着，不多的几张桌椅，疏疏落落的排着。梳妆台上却排着几部小书、笔砚瓶花，位置得十分济楚。上首一带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上面还摆两盆梅花，疏影横斜，暗香骀荡。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名花倾国，相映生辉。

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觉得一个身体有些虚飘飘的样儿，如入天台，如登仙府，便不分好歹，走过去拉了他的纤手，拉他立起身来，向灯下并肩立着。再从头至脚

的看时，只见他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穿一件蜜色皮袄，衬一条玄缎长裙，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一捻凌波纤不容握，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都丽非常，丰神绝世。真个是说不尽的千般婀娜，写不出这万种风流。章秋谷见他羞怯怯的低着头不肯开口，便先问他的名姓，方才知他姓楚，小字叫做芳兰。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朝他又打一拱道：“我章秋谷的一双眼睛阅人多矣，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珠玉。”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他，便回眸一笑，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你不要只管打拱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秋谷紧紧的一把搀住了他的手，觉得兜罗一握，入手如绵，口中还对他说：“别人叫我痴子，我一定的不答应，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我也很高兴的，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

正说着，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音望着楼下直走进来。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有意诱他进去的，便推开了芳兰的手，揎拳撈袖的，要想打下楼来。芳兰一把把他拉住道：“不要紧，你不用着急；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你只坐在这里，不要声张就是了。”秋谷听了他的话儿，便悄没声儿的坐在那里，不敢开口，心上却还狠有些儿疑惑，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却没有一个人上来。只听得有人说道：“老爷回来了，给老爷预备点心。”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又听得有个人叫“来，来”的声音，又有几个人答应“嘘嘘”的声音。闹了一回，渐渐的没有声息，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暗想这个样儿，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所以有这般势派，但是他女儿为什么又是这样呢？想着便问着芳兰道：“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芳兰点点头，秋谷道：“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想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芳兰早急地变了脸色烦恼起来，一霎时粉面生红，蛾眉紧蹙，对着秋谷把手摇了两摇，默然不语，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秋谷见了他这般模样，便也不好再去问他，两个人默然相对。

秋谷又放出眼力，细细的注视他的面庞，只见他虽然皓齿明眸，雪肤花貌，却眉目之间明显着有一段牢骚，十分幽怨，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暗想方才问他父亲是什么功名，便顿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等会儿待我来把他好好的盘问一番，看他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想到这个地方，觉得芳兰这般模样狠有些儿可怜，更兼见他含情带恨，脉脉无言，眼眶中擎着两行珠泪，好似那风吹杨柳，雨打芙蓉，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正是：

三生慧业，一见倾心；刘郎之丰度依然，凤女之深情如许。琛钗暗堕，春融翡翠之衾；宝髻宵慵，香暖珊瑚之枕。

有分教：

巫云楚雨，十年小杜之狂；玉软香温，一枕高唐之梦。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便知分解。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良缘偶会，这一夜的恩情美满，鱼水和谐，海誓山盟，缠绵缱绻，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早是红日东升，鸡人报晓。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便急急的起身，芳兰也不留他，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后会有期，前途保重。”说到这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咽住了喉咙，说不下去。秋谷见了，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半生心事，也陪着他凄楚起来，便安慰他道：“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你不必这个样儿。”芳兰也不开口，只对着秋谷摇摇头。秋谷摸不着头脑，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刚刚五十块钱，放在芳兰手内，口中说道：“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你留着赏人用罢。”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眼圈儿红了一红，止不住泪珠滚滚，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你若把我还当个人，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的糟蹋，我这般命苦，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说着，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想着：天壤茫茫，置身无地；青衫落拓，红粉飘零。扬意不逢，知音难得；才名画饼，忧患如山。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

停了一回，芳兰含着一汪珠泪，把那一张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对着秋谷说道：“你还是走罢，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秋谷听了，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你有什么心事什么话儿，何不讲出来？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不是我自家夸口，我章秋谷一身侠骨，万斛奇才，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也要和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芳兰听了叹了一口气道：“多谢你的盛情肯和我这般的出力，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叫做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就是和你说了，也没有什么法儿。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说着只见他把牙关一咬，毅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你去罢，我不留你了。”

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进着许多的血泪，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知道他自家心上，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想着他不肯要钱，又不便勉强他，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想了一想，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链，递在芳兰手内道：“你好好的收着，算个我们的纪念罢！”芳兰看也不看，口中说道：“你方才送我五

十块钱我尚且不收，如今又送起金表来，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信人，只晓得问你要钱不成？”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只得转口说道：“这是我错了，这是我错了，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芳兰听了，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放在自家袖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秋谷见了，只得在表链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放在芳兰手内，芳兰方才收了。又催着秋谷快走，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无奈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

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我只有几句话儿相劝，你是个读书人，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千万不要出去做官；就是连粥都没得吃，情愿在家里头饿死，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说到这个地方，说了半句，再也说不下去，眼中又流下泪来。秋谷看了实在代他凄惨，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见那丫鬟立在旁边，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口中说道：“昨天辛苦了，你拿去买些花戴罢。”一面说着，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芳兰珠泪纵横，玉容惨淡，停了一回方才长叹一声道：“咳，苦呀！”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衡阳孤雁。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不由的又落下泪来。芳兰一言不发，放开了秋谷的手，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那丫鬟在前引路，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

章秋谷走到街上，回过头来看时，楼阁依然，玉容深掩，倾城何处，梦境都非。心上觉得十分怅惘，低着头往前走；走了几步，又抬起头来看时，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也隔得不多几步，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写着“楚公馆”的几个字儿，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秋谷见了把舌头一吐，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

贡春树刚刚起来，洗脸漱口，见了章秋谷便嚷道：“你昨天晚上往那里去了一夜？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究竟是个什么缘故？”秋谷听了微微的一笑道：“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狠，你且不要乱嚷，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贡春树听了，走近身来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笑道：“我看你的样儿，一脸的不尴尬，既带着一团高兴，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吃了败仗回来了。”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混说，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春树听了呆了一呆，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一时顿住了口说不出什么来，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只笑得拍手打脚的，口中说道：“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打汇票”，只得也笑道：“今天算我输了，你且把这‘打汇票’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秋谷哈哈的笑道：“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春树听了不觉脸上红了一红，道：“这句话儿是从那里来的，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口中说道：“岂敢，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贡

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一听了这句话，脸上越发的红起来，把秋谷吓了一口道：“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不由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你不用这等疑心，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我和你这样的交情，决不剪你的边。方才你自己说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如今我不过回敬了几句，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贡春树听了，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对着章秋谷说道：“算了，不用说了，就算我说你不过，怕了你如何？”秋谷道：“你本来说我不过，为什么要就算？”春树道：“你这个人，怎么一个字眼儿上都不肯将就些儿，吃一点亏，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秋谷道：“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没有什么说的。”春树道：“优胜也罢，劣败也罢，你且把昨天晚上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

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贡春树方才明白道：“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罚你的无故爽约，你道如何？”秋谷道：“罚我吃台把酒，算不得什么事情，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说着，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如何的盘问他，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又道：“看他的丰姿体态，绝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贱样儿，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但是既然如此，要和我再图相会，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听他的口气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你和我想一想，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缘故？”贡春树听了，心上也觉得很是诧异，大家猜想了一回，终久猜想不出来，便也只得由他。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一时撒不下来，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狠有些儿闷闷不乐，连午饭都不高兴吃，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

到了晚上，依着秋谷的意思，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希冀他和昨日一样的出来。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再三的不肯，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来。秋谷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道：“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春树道：“苏州地方，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狠呢。”说着，已经走到一家门首，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上面写着“余杭马公馆”的几个字儿。贡春树便当先走进，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便是三间上房。春树不分好歹，领着众人直闯进，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春树高声叫道：“客人来了，怎么人都没有，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个丽人。正是：

春风无恙，可怜白贲之歌；旧雨不来，辜负蓝桥之约。

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下文交代。

第八十九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且说贡春树正在嚷着，叫滚出一个人来，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未曾走到，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秋谷见了，知道一定就是阿娟。只见他轻移莲步，慢拢湘裙，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故意嗔道：“阿贡，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倪倒一径勒滚过歇，勿晓得那哼格滚法，请耐滚拨倪看看。”说罢回过头来，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的鬓发，对着众人笑道：“各位老爷请坐捏。”

章秋谷听了，便先叫一声“好”，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倪是勿好格，请唔笃各位包涵点。”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阿呀，耐勿要客气捏，依仔倪看起来，是样样好式式好，格末叫好得来哧淘成。”阿娟听了把头一扭道：“好哉好哉，勿要勒浪钝哉，耐格位老爷啥实梗格介。”秋谷也不再说什么，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他，只见他穿一件铁青色摹本锻的皮袄，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蛾眉掠月，宝髻堆云；丰彩惊鸿，佩环回雪。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秋剪双瞳，横波欲活，一颦一笑，顾盼生姿，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却也态度鲜妍，容光飞舞。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算不差，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却还觉得差了些儿，赶他不上。正想着，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格位老爷尊姓，阿就是章老爷？”秋谷还没有开口，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不错，这位就是章老爷。”阿娟道：“阿呀，章老爷昨日仔啥勒勿来介，阿贡搭仔几化客人等得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阿是倪间搭小场化，章老爷勿肯过来？”秋谷不等他说完，便指着他的脸道：“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阿娟听了不懂道：“啥格岂有此理，岂有此外介，倪才勿懂呢！”秋谷道：“姓贡的和我们一样的客人，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阿娟听了，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披道：“阿呀，章老爷，勿要扳倪格差头捏。”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不由分说竟一直闯进房内。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章秋谷不慌不忙，举目看时，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敞着了怀，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一个个揎拳撻袖，怒目横眉，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目凶横，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对不起，你们已经来了多时，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开心儿。你们要是懂事的，快快的给我出去，万事全休；如若不然，哼哼，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有几个客人听了那班流氓的口风，明晓得他是有心寻事，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立起来站在

地下，你看我，我看你的要想逃出去。

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一面担当。”说着，便向众人喝道：“你们这班奴才，平空闯进来做什么？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你们睁开狗眼认认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那个为首的流氓早勃然大怒，高声叫道：“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不给他一个利害他也不知道。”说着便俯身下去，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睁开两眼，厉声说道：“老实和你说，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老子们有的是钱，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你们好好的出去，是你们的便宜。”说罢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只听得“铮”的一声，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这一来，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骨软筋麻，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一句话也不敢说。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扬威七张八嘴的嚷道：“老大，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

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心上焦躁起来，便对着秋谷喝道：“出去不出去？”秋谷微微的冷笑道：“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我不出去，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那为首的流氓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由不得心头火发，鼻孔烟生，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胸前的衣服，想要撵他出去。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大风都吹得倒的，那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拧得他“阿呀”一声，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秋谷顺手一送，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倒在地下扒不起来。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一齐怒道：“什么东西竟也这般可恶！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说着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章秋谷见了，觉得实在好笑，慢慢的立起身来，把两手一拦，当头的两个流氓立脚不住，跌倒在地，后面的人看了，就立住了不敢上来。秋谷哈哈的笑道：“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一班流氓听了，面面相看不敢动手。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扒起身来，呆呆的站在一旁，秋谷对他们说道：“你们怎么样？怎么七八个人，一个都不敢上来？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不要在这里现世，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那一班流氓听了，不敢开口，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一哄的都走了。

秋谷见他们走了，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唇青面白。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虽然也有心上惊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早吓得他香汗淋漓，花容失色，不顾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不敢出来。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他在里面听得明白，心中大喜，便开了门出来，对着众人说道：“格排杀千万格强盗坯，也勿知啥格路道，倪拔埋吓得人野吓杀快。”又对着秋谷说道：“谢谢耐帮仔倪格忙。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赛过救仔倪格性命。”秋谷笑道：“不要说是这两个人，就是来得再多些儿，也不放在我的心上。”贡春树是见惯的，不以为奇，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气宇安闲，丰神潇洒，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

觉得心上十分诧异，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没有吃他们的亏。如若不然，今天就不可问了。”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趁便走过去拉着阿娟的手道：“你以后不要叫我章老爷，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不信你问阿贡，我在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阿娟听了，斜着眼把秋谷一看，只见他朱唇粉面，猿臂蜂腰，举止安详，丰神俊雅，眉宇之间觉得另有一种英气，奕奕照人。不觉面上一红，别转头去，口中说道：“晓得哉，格末就是二少。”秋谷又低声和他讲道：“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你该应怎样的谢我？”阿娟听了也不开口，只慢转秋波，暗中飞了秋谷一眼，横波一转，脉脉含情。秋谷见了，倒把头低了一低，放开了阿娟的手。

回转身来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怎么剪起我的边来？”秋谷听了也笑道：“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不顾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闹不成？”贡春树还没有开口，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啥格剪边勿剪边，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倪勿来格。”说着，便坐在春树身上，扯着他一个耳朵，口中咕嘈道：“倪勿要，耐下转阿要实梗？”春树被他扯住了一个耳朵，扯得他口中叫道：“你有话好好的说，不要这般动手动脚。”秋谷对着阿娟笑道：“你好好的扯他一下，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口中乱叫道：“耳朵耳朵，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阿娟一面格格的笑，一面口中说道：“啥人叫耐实梗呀，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春树脱了阿娟的手，连忙走过一边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阿娟听了不由的着起急来，红着脸赶过去要和春树不依。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对着阿娟把双手乱摇道：“算了算了，总算我的不是，讲错了一句话儿，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阿娟也笑道：“耐自家勿好碗，耐下转阿敢哉？”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小生不是。”说得秋谷哈哈大笑，对着阿娟道：“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你就饶了他罢。”阿娟听了方才一笑走开。春树见了又拍着手道：“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比我灵应得多。”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狗嘴里勿会出象牙，啥人来理耐呀。”春树正要开口，秋谷扯住他道：“时候已经不早，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春树听了，便和阿娟说了几句，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桌椅，摆上菜来。原来苏州的规矩，私窠子是没有什摆酒不摆酒的，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便自己去叫菜。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肴饌十分精致。正是：

枕花春水，谁家有蛺蝶之困？珠箔银屏，何处是天台之路？

要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一时间觥筹交错，履舄纵横。那几个客人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的开门的私娼，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无从叫起。贡春树要和他代叫一个，秋谷执意不要，也就罢了。当下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直闹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还坐在那里。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春树沉吟一回道：“一时找不出地方，搬到那里去呢？”秋谷听了，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便问着春树道：“什么搬不搬的，你们那一个要想搬家？”春树听了，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

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一班堂子里头的信人开着一个门面，每每有许多地方的流氓跑到堂子里头去想他们的益处。一班信人见了这一班流氓，一定要送他几块钱，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方才肯好好的出去。如若不然，这班流氓就要糟蹋他们的房间，得罪他们的客人。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这些流氓一味的拼命混闹，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除了租界上的堂子，这班流氓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闹，其余城里城外的那些开堂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这些信人见了那班流氓，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非但一毫不敢得罪，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没有法儿，万一给他们打听了出来，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啰唆，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阿娟住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非但想不着好处，倒反吃了一个大亏；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而出把他们打退，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到了那个时候，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他们，只剩了阿娟一个人，那里受得他们的糟蹋，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做个么二住家。春树想着，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有些踌躇起来。

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秋谷想了一想道：“也不必搬到城外去，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你何不就借给他住了，将来有起事来，你是个房主人，也可以出来讲话的。”春树想了一回，点一点头道：“这个主意倒也不差，只得暂时搬去，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万一搬了过去又有人去吵闹起来，这便怎么样呢？”秋谷道：“那倒不要紧，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些儿就是了，那里顾得许多？就使再有流氓闹事，你如今是他的房东，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春树听了。觉得秋谷的话不差，便打定

了主意，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秋谷要催着他回去，春树道：“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秋谷听了，拿出表来看时，果然已经三下多钟，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

到了明天，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浜高桂林家吃酒，曾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约秋谷进城吃饭，秋谷一概都回不去，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只说已经动身回去。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要想候着芳兰出来见他一面，再续前缘。那里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时，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一直等到二更以后方才无精打彩的回来。

到了第二天又去那里候他，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心上吃了一惊，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中间的屏门开着，大厅上点着灯烛辉煌的，却静悄悄的不见什么人。秋谷在门外踱了一回，想不出什么缘故，见门口没有人，便轻轻的踱步走进，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秋谷侧耳听时，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我们老爷做起事来总有些鬼头鬼脑的，不知道是个什么缘故。你们想，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你想可奇怪不奇怪？”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心上好似触着了电气的一般。再仔细的听下去时，又听一个人说道：“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又黑又丑，还是一脸的大麻子，走起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不知小姐看了这样的姑爷，心上怎样的烦恼呢。”说着，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是势利不过的，见了他有财有势，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自己弄个差使。只可惜我们小姐这样的才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嘴里去了。”众人听了，哈哈的笑起来。

章秋谷听到这里，心上早明白了八信分，觉得一股酸气从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也不再听下去，大踏步走了回来。真是个：

银汉仙槎，桃花人面；牵牛西北，孔雀东南。凄凉巫峡之云，懊恼高唐之梦。红楼隔雨，魂销婪尾之春；珠箔飘灯，肠断相思之字。

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春树见了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便上床睡了。这一夜的千般别恨，万种离愁，螺肠九回，珠丝百结，思佳人而不见，望秋水兮澎湃，这些情思也不必去提他。

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预先和太夫人说明，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一个转身，算起日子来已经十分急促，便别了贡春树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轮船走了一夜，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秋谷在大餐间里头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一直赶到文仙那里。文仙迎着笑道：“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你倒居然没有失信，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秋谷把别后的事情，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只瞞了苏

州的事情没有提起。

秋谷坐了一回，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以及你堂子里头的帐帙局帐，只怕通算起来，倒也不少呢。”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口中说道：“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这便怎么样呢？”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你看你看，又来了，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次，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话儿。到了后来听得惯了，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那里还有人相信？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秋谷听了，自己也好笑起来，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交给陈文仙道：“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我核算起来大约差不多也要七八百块钱，你等他们来了发票，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省得拖欠他们的钱。堂子里头这一节本来不多，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西鼎丰的梁绿珠，有几台酒几个局，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就叫车夫送去。我今年自从娶你进门以后，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所以没有欠什么钱。”陈文仙看着秋谷微微一笑道：“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秋谷也笑道：“看你这个样儿，难道要我跪下来赌一个咒不成？”陈文仙道：“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见了家里头妻妾的面，一味的甜蜜语，拼命哄骗；等到转过身来，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秋谷道：“我向来不会骗人的，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我又何必骗你呢？”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也不开口。

秋谷又问他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陈文仙道：“我一个人住在上海，要多少钱？自从你回去以后，我通共止出了一回门，是出去买洋货的，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你不信，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欢喜，却故意说道：“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虽然我不在上海，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吃吃大菜，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借此消遣消遣开开心儿，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陈文仙道：“我本来不喜欢这些顽要的事情，况且你不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

秋谷听了陈文仙这般说法，自然甚是放心，匆匆忙忙的叮嘱了陈文仙几句，便上了原来的轮船，赶回苏州。又趁上常熟的轮船，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太夫人见秋谷回来，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便过去了。秋谷到了家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一连应酬了半个月，方才清静些儿。

光阴如驶，日月如飞。早又过了一个二月，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勉强过了一个三月，实在忍不住，便又告禀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顺便算些帐目。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意章秋谷出去，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提不起一些高兴，恐怕他闷出病来，便轻轻松松的一口应允。秋谷大喜，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正是：

租司马重来瀟水，风景依然；习凿齿再到襄阳，山河无恙。

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又有什么事情，下文交代。

第九十一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且说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许，再到申江。崔护重来，觉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章秋谷这边的事，权且按过一边。在下做书的再提起一个人来，把他的事情讲给看官们听。

只说东方小松自从到了广东之后，两广总督李制军很是器重他，请他办理摺奏。刚刚李制军衙门里头有一位总文案，却是个广东候补道，姓陶，单名一个继字，表字伯瑰，本来是浙江山阴人，和方小松是亲戚，这一回李制军下了一个札子，委他到上海去采办军装。这位陶观察也久慕上海是个有一无二的繁华世界，满心想要去见识见识，但是陶观察这个人也是个没有阅历的土老儿，上海地方从来没有到过；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便托他介绍几个本地的朋友。方小松便写了两封信给他：一封是给章秋谷的，一封是给辛修甫的。信里头的話儿，无非是说陶观察现在到上海采办军装，托他们两个推情照拂。陶观察收好了信，便禀辞了李制军，上了轮船。不一日，早到了上海，在三洋泾桥泰安栈占了一间官房，便带了小松的信来找辛修甫和章秋谷，刚刚章秋谷已经回去，只有辛修甫还在上海。

在下做书的做到这里，便忽然又有一位爱说话的朋友来反驳在下道：“你前集中的东方小松，明明是复姓东方，为什么你的书中，有时候叫他东方小松，有时候叫他方小松，难道一个人有两个姓不成？”在下哑然笑道：“你这位老先生光景没有吃过花酒到过堂子罢？”那位宝贝听了不懂道：“我和你讲的方小松，怎么牵到吃花酒上去了？堂子里头的花酒我虽然没有吃过，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人同着我去打过一个茶围的。”在下听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原来如此，那就怪不得了，你不晓得上海堂子里头的规矩，譬如这一个客人姓方，那班信人自然是叫他方老爷，或者叫方大少；若是这个客人的姓有两个字儿，那班信人嫌着两个字儿的姓叫得不顺口，便和他截掉一个字儿。比如这个客人双姓东方，信人们有些事儿就叫他方大少；或者这个客人双姓欧阳，信人便叫他阳大少。这位东方小松在堂子里头的时候，一班信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所以在下做书的也就省一个字，把他写作方小松。古今来中国、外国都有省文的一条规例，并不是在下做书的自相矛盾、前后不同，算不得什么漏缝，你老先生不必费心。”那位朋友听了，方才闭口无言的去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这位陶观察到了上海，虽然没有什么熟人，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位陶观察大人是从广东来采办军装的，就有一班洋行里头的滑头买办想要招揽生意，便大家都去拜他。又大家请他吃花酒，吃大菜，看戏游园，开口大人、闭口大人的拼命恭维，百般巴结。把这位陶大人巴结得十分欢喜，一个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里头一般。这班人又荐了两个信人给他，一个叫做姚红玉，住在东荟芳；

一个叫做薛金莲，住在福致里。姚红玉听了别人的说话，说这位陶大人是广东来办军装的，只要巴结上了他，一定有些好处，姚红玉便尽心竭力的巴结这位陶大人，不上几天就落了相好。只有薛金莲虽然做着陶观察的生意，却只是冷冷淡淡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有些厌故喜新的脾气，虽然和姚红玉有了相好，却嫌他过于迁就了些，不上一个月，早已有些厌了，一心一意的要转薛金莲的念头。

说起这个薛金莲的出身来，本来是个大兴里的野鸡妓女出身，模样儿既不见得十分俊俏，身段儿也不见得怎样轻盈；既不会应客飞觞，又不会调丝度曲；却不知怎样的交了花运，做了几年野鸡妓女，却生意十分兴旺，慢慢的倒也积了些钱。这薛金莲既有了钱，便居移声，养移体，无缘无故的平空想升起长三来。好在薛金莲有的是钱，便在福致里租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房子，铺起房间，拣了一个日子烧路头进场，邀了那一班做野鸡时候的老客人来吃了几台酒，倒也十分热闹。无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也有机器厂里头的机匠，也有马车行的马夫，那里有什么钱常常的吃花酒？一时又找不着什么别的客人。只有一个恩客，是广东香山人，姓郑，叫做郑小麻子，薛金莲和这个郑小麻子虽然十分要好，无奈郑小麻子也是个穷光蛋，拿不出一个钱的。薛金莲见生意清淡，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

这个时候，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要出花榜，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那主笔点头应允，临走的时候，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头拣了几张钞票出来，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那主笔接了，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请高升些，请高升些。”薛金莲听了，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那主笔接了过来，满心欢喜，把那几张钞票翻来覆去的数了一遍，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口中说道：“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儿就是了。”薛金莲听了点点头，连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

隔了不多几天，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一个一甲第一名状元，那几句评语里头说得十分热闹，什么说“藐姑仙子，无比清扬；越国西施，逊其都丽”。上海的一班人看见了这张报纸。觉得狠有些儿诧异。上海的事情，就是取一个花榜状元，也是论些资格的。如今这张报上空把薛金莲取做状元，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便哄然一声，你也去叫，他也去叫。也是薛金莲的花运当阳，财星发达。这一班叫他的客人，大家都十分赏识他，不说他不会应酬，却说他狠有些儿大家风范；不说他不能唱曲，只赞他还带着些闺阁娇羞。这样的一来，就一传十，十传百的把一个薛金莲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连薛金莲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来。

说也奇怪，讲起这薛金莲和郑小麻子两个人的历史来，真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缘故。看着薛金莲这样的一个人，上海滩上不要说是长三书寓，就是野鸡么二，面貌比他好的也不知多少，却不知怎样的；一班客人都把他当作天仙化人一般。只要和他有过相好的，一个个都是魄荡魂迷，心输意伏，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再说起这个郑小麻子来更加奇怪，大凡上海滩上的馆人，只要是风头十足有些积蓄的人，那一个不要做个把恩客，自己寻寻开心，但是馆人们不做恩客便罢，要是做起恩客来，自然总要拣个把少年貌美的客人，方才合着他们的意思。这个郑小麻

子生得一个五短身材，两个眼睛抠了进去，一个鼻子高了起来，一脸漆黑的麻子。这样的一付尊容，却又不知怎样的偏偏对了薛金莲的胃口，把他当做天字第一号的恩客，并且还讲明以后嫁他。这个郑小麻子非但一个大钱没有，而且还要常管着薛金莲，不准他接客。偏偏的薛金莲看看这个不对，看看那个不对，单单的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郑小麻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肯听他的话儿。这个里头，也不晓得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依着在下做书的摹拟起来，这两个人虽然外才不足，或者内才有余；一个就是那鸡皮三少的夏姬，一个就是那大阴专车的嫖毒，也未可知。

闲话休提，只说薛金莲的应酬功夫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周到，却当了几年的野鸡妓女，阅历的客人多了。一见了陶观察的面，便料定了陶观察的性情：你越是待他冷淡，他越是转你的念头。更兼薛金莲这个时候已经狠有几个钱，虽然知道陶观察有钱，也不去想他什么念头。偏偏这个当儿，郑小麻子要想娶他回去，拼命的和一班客人吃醋，不许他留一个客人。所以陶观察死命的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也不答应，也不回绝。弄得个陶观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枉是着急非常，不得到口。若是换了别个人呢，也就丢开了他，再去想别个的念头了。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是十分拙性，只说薛金莲的骨气不差，一定要想弄他到手，一连吃了十几台花酒，碰了七八场和，又送了他一个金刚钻戒指。薛金莲虽然受了他的戒指，谢也不谢一声，还只是这般冷冷的样儿。

陶观察没有法儿，只得来托辛修甫，请他在薛金莲那边做个说客。辛修甫那里肯答应？只对他说道：“我看你的相待薛金莲，也算得尽心竭力的了，怎么薛金莲的待你总是这样受理不理的样儿？看起来，一定是他心上不愿意和你要好。你有了钱，那里不好做个相好，何必一定要做他呢？”陶观察听了，呆了一回方才说道：“据我看来，他的待我也不见得怎样的冷淡，或者你的心上不欢喜这个人，所以觉得他有些不合，也未可知。”辛修甫听了暗暗的好笑，却当着面又不好十分的驳他，只得含含糊糊的说道：“照你这样说来，或者是我一时看错也是讲不定的。”陶观察又道：“今天我想在薛金莲那里吃个双台，再约几个人碰两场和，和他绸缪场面，但是我在这里不认得什么人，要请你和我转请几个客人。”修甫听了道：“转请几个客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我去牵马拉皮条，那是我一生一世没有学过这个行业，这个生意还是请你照应了别人罢。”陶观察听了也觉得好笑，只得对他说道：“你不肯便罢，我也不敢勉强，但是等会儿晚上的局，你自己一定要到的，还有王小屏和陈海秋请他们一起过来。”修甫听了点头答应，陶观察便先去了。原来小屏、海秋都是辛修甫介绍和陶观察相见的，相见之后大家倒十分投合，所以陶观察在薛金莲那里吃酒，也把他們请在一起。正是：

桃花轻薄，才开半面之妆；柳絮颠狂，又作漫天之舞。

要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交代。

第九十二回 红信人安心施巧计 曲辫子拼命害相思

且说陶观察在薛金莲那边请客，辛修甫和他代请了几个客人，一同走到福致里薛金莲家，只见陶观察和着几个人正在那里碰和。见了辛修甫进去，连忙立起身来招呼，有几个和陶观察不认得的人，都是辛修甫邀来的，彼此通过了名姓，便又凑了一场和，两边打得十分热闹。

辛修甫素来不爱碰和，便随便坐下，留心四面一看，只见房间里头只有几个娘姨大姐在那里应酬，却不见薛金莲的影儿。修甫暗想：“这个时候还早得狠，难道已经出了堂唱么？”心上想着，口中也不去问他。坐了一回，一个人觉得无聊得狠，便对陶观察说道：“你们在这里碰和想来还有一会儿，我到西安坊去去就来。”陶观察听了他要走，连忙立起身来一把拉住了，再三留他坐下。辛修甫走不脱身，只得转过身来看他们碰和。看了一回，八圈渐渐的碰完。辛修甫留心看那薛金莲时，依旧不见出来应酬，心上就觉得狠有些诧异。暗想：那有客人来碰了八圈麻雀，信人还不出来应酬的道理？忍不住便悄悄的问陶观察道：“怎么我们来了多时，八圈牌都完了，信人还不出来应酬，是个什么缘故？”陶观察听了呆了一呆，方才说道：“或者他出局去了也未可知。”辛修甫笑道：“堂子里头那有这般规矩？就是出去出局，也要到客人面前招呼一下，打个转身，那有一声儿不响就去出局的理！”陶观察想了一想道：“或者他没有出去，在里面有什么事情罢。”辛修甫道：“那越发岂有此理！信人们挂着牌子做生意，应酬客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要是客人来了不肯应酬，又做什么生意呢？”陶观察一时听了说不出什么，只搭讪着叫娘姨们摆起台面来，一面请辛修甫和众人写好局票，发了出去，一面起过手巾，请那一班客人入席。

那一班客人，连着陶观察自己算上去，通共十一个人，今天的酒本来是个双台，十一个人坐着还是十分宽绰。辛修甫见大家已经定坐，薛金莲依然不见出来，那班娘姨连一句客气话儿也不说，径自上来斟酒。陶观察倒还没有什么，辛修甫和陈海秋等一班客人见了他们这般怠慢，一个个心上不快活起来。辛修甫实在熬不住了，便冷笑一声，对着那一班娘姨道：“你们先生究竟到那里去了？我们来了半天，没有见着你们先生的面，只怕上海地方的堂子，没有这个规矩罢？”那班娘姨听了辛修甫发起话来，大家都呆呆的你看我，我看着你，说不出一句话来。停了一回，一个娘姨方才开口说道：“对勿住，陶大人搭仔各位大人，倪先生来浪吃饭。”修甫听了又冷笑一声道：“我们来了这大半天的时候，难道你们先生一径在那里吃饭的么？一顿饭要吃到这个时候，你们先生真真是饭桶了。”几句话把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一个大姐听着辛修甫的口风来得利害，便回转身来，一直跑下楼去。